

松本清张
短经典

張 込 み

Matsumoto Seicho

監視

〔日〕松本清张

朱田云

—译

監視

[日] 松本清張

朱田云

—译

Matsumoto Seicho

張
込
み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956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HARIKOMI Kessaku Tanpenshuu Vol.5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65 Yoichi Matsu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视/(日)松本清张著;朱田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松本清张短经典)
ISBN 978-7-02-013513-4

I. ①监… II. ①松…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737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陶媛媛
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8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513-4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脸

59 投影

123

123 声音

193

193 监视

223

223 鬼·畜

271

271 等我一年半

目录

Contents

订阅地方报纸的女人

303

卡涅阿德斯船板

345

脸

为求简洁，日记中的所有日期数字已被略去。每段日记都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但前后两段日记相隔的时间却不尽相同，有的是前一天的第二天，有的是四天后，有的是一周后，有的是一个月后……不过，根据日记内容，读者能够推断出具体日期。

井野良吉的日记

__日

今天舞台排练结束后，剧团里管事儿的都留下来商量事情。

我和 A 一起先回家，边说边走到了五反田的车站。

A 对我说：“你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事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他说，“是这次△△电影公司找我们剧团联系拍电影的事，是那位著名的大导演石井先生的新作品。听说对方想从我们剧团挑选三四个好演员去演配角。为此，剧团经理 Y 先生最近常跑电影公司，好像挺忙的。”

“哦，我不知道欸。那么我们剧团接了这活儿？”我问。

“当然接了。我们剧团本来就连年赤字，经营困难。估计 Y 先生肯定希望不仅是这一次，只要对方愿意，以后还可以长期合作。” A 知道很多剧团内部的事情。

“是剧团找上门去的吗？”

“不是，是对方提出来的。似乎出价不高，不过四个人的报酬加起来大概能有一百三十万日元，还是有利可图的。”

“会有谁去？”我问完，脑子里想到几个人。A 说出了一些名字，正是我刚刚想到的那几个。

“有人能去演电影真好，可以宣传剧团，会有更多人知道我们剧团。”

我们在车站前的小饭馆里一起喝酒。

__日

从 Y 先生那里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他让我也去参演这部电影。一共去四个人，我打听了一下，另外三个都是在剧团里担任了职务的人。

“怎么会想到我？”

“石井导演指名要你。” Y 解释道，“听说石井先生看过我们上

演的《背德》，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次点名要你。”

记得之前的报纸上也曾对我在《背德》中的表演赞扬有加——新人井野良吉演活了人物的虚无性格，表演可圈可点，等等。虽然那出戏在剧团内的评价也不错，但毕竟只是个配角，能受到如此关注，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Y先生对我说：“石井导演是出了名的高要求，他说在这次拍的电影《春雪》里，有个配角虽然只有几个镜头，但他本人和电影公司的演员都演不了，所以一定要请你出演。我和剧团里的几个人商量后就替你先答应下来了。毕竟剧团需要钱，我们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不用再租什么公共大礼堂，而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而且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Y先生说的没错。我进入这家“白杨座”剧团还不到八年，就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确实应该好好把握。

“请您多多关照。”我低头表示感谢。我没理由不高兴，也确实感到很兴奋，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一股冰冷的不安笼罩上心头。

见我面露忧虑，Y先生拍着我的肩鼓励说：“你别担心。电影虽然和戏剧不同，每一个镜头都需要细致入微的演技，但你不用害怕，像平时一样就行。”

他搞错了，我的不安其实另有原因，而且是更具毁灭性的

原因。

__日

《春雪》开拍了。演舞台剧的时候，我能镇定自若地去表演，这回拍电影，却非常不安。当然，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白杨座”的公演范围只在东京市内，观看演出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群观众，电影却会面向全国上映，会有无数观众前去观看。我不知道有谁会去看这部电影。一想到电影拍完，随着首映日越来越迫近，心头那片不祥的乌云就会随之蔓延开来，不安的感觉也会越发强烈。别人或许会误以为这是一种艺术表演上的首映恐惧症。

不愧是大导演石井的戏，每一个镜头都处理得非常细腻。他对我的表演似乎很满意。

__日

我的那场戏终于拍好了。因为是著名大导演的新片，所以在放映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影评推广。

我领到了一笔演出费。据 Y 先生说，剧团总共从电影公司领到一百二十万日元的报酬，但几乎全都被拿去作为剧团的基金。我个人得到四万日元。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我拿着这笔钱买

了些平常想买却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还请 A 去涉谷的道玄坂后巷喝酒。A 看上去很羡慕我。能出演大导演的新作，被人羡慕也理所当然吧。

我从没喝过那么多酒，不仅是因为高兴，还因为想借酒暂时忘却那执拗的不安。

__日

我看了《春雪》的电影预告，其中并没有我出场的镜头。预告信息包括电影将于“近日上映”，这意味着作品即将正式问世。我始终感到恐惧与不安。

__日

我参加了《春雪》的试映会。我对别人的戏毫无兴趣，只关心自己出场的那几个镜头。其实我只出现在五六个镜头中，其中有两个是特写镜头，但总共只有短短几秒钟。看完试映后，我多少松了一口气。

__日

报纸上刊登了有关《春雪》的影评，全是好评。关于我的评论

是：“‘白杨座’剧团的井野良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那种虚无的气质，独树一帜。”我总觉得影评家们的评论是电影公司的通稿，但好评总归难得。

一日

Y先生来找我，告诉我各界人士对我演技的评价。“石井导演特别夸奖了你呢。”他的鼻子上堆起了皱纹，笑着说。

“真的吗？”我很高兴，于是发出邀请，“Y先生，涉谷有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起去喝几杯怎么样？”

喝酒时，Y先生拍了一下我的背，说：“我感觉你这家伙要走大运了，好好干！”其实我自己也有同感。大概是有点儿得意忘形了，我竟然开始幻想自己一炮而红、一夜暴富，毕竟之前的日子实在太寒酸了。忘记是什么时候在哪本书上看到过，一位成功的外国演员曾说过这样的话：“暴富之后，真不知该把钱花在哪里。我于是躲进高级餐厅的雅座里，喝着香槟，听一首专门为我而唱的吉普赛歌曲吧。一边听歌，一边流泪。”

我似乎天生就爱空想。

离开酒吧后，我坐上山手线回家。透过电车车窗看到原宿一带昏暗的灯光时，那股不安的疑虑再度袭上我的心头，就像剃刀的刀

刃一样，把好不容易欣然膨胀的梦想气泡一一戳破。

__日

自从这部电影在全国首映，已过去将近两个月。也许他还没去看这部电影，所以我至今平安无事。不过这也正常，自己之前担心的毕竟只是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可能。

__日

△△电影公司主动联系剧团，说这次只要我一个人参加演出。这分明是幸运之神在用手指着我的脸说：该你发达了！

Y先生对我说：“电影公司一开始说会给四十万日元，我坚持要五十万，他们同意了，说明他们真的很看重你。对方的制片人说今晚想见你一面，去吗？”

我们在位于新桥的高级料亭的雅座见了面。我和Y先生一起赴约，对方前来的是电影制片和导演，当着Y先生的面，签署了演出合同。

“现在还在写剧本，正式开拍大概要等两个月左右。”戴眼镜的高个子制片人说。

还有两个月。我若有所思。

“剧本中有一个性格虚无的人物，我对他们说，这个角色必须找你来演。我们的演员都不行，只有你的气质最适合。”胖嘟嘟的导演乐呵呵地说。

“戏份多吗？”

“多啊。井野日后肯定能大红大紫，在圈中成为一种特别的存在。”制片人说，他的眼睛似乎在镜片后发光，“在日本，没有其他演员具有这种气质。那种没有个性、徒有漂亮脸蛋的演员，就算当上了主角，也难以持久，反而是一直当配角却演技高超的人会越来越有机会成为主角。”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在心中涌起了能够演好那个角色的自信。愉悦的兴奋与激动震撼着我的身体，让我不由得有些飘飘然。

难以置信的好运确实一步步向我走来。

一日

我似乎同时在向幸运与毁灭靠近。我的巨大幸福正在绝望之上摇摇晃晃。前一部电影给为带来危险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但现在，我即将担任重要角色。在这部影片中，会有很多镜头。若因此片而一举成名，将来就有机会出演更多的电影，那个男人看见我这张脸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达到十分之一的概

率。到时候，偶然就会变成必然。

现在我的脑子里正在想象着自己不久之后将一飞冲山，接踵而至的是一落千丈。

__日

我想抓牢幸福。说实话，我想得到名誉和地位，想得到金钱，想成为在高级餐厅里一边喝着香槟听着人们专门为我唱歌一边流泪的那种人。我不甘心把好不容易到手的幸运白白葬送。

__日

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想法，有时也觉得自己很愚蠢。但我的神经无论如何都没法放松，甚至经常冒出想要做坏事的感觉。

__日

我接到通知，这次的电影《红森林》再过三十天就会开拍。六十天后将在全国上映。六十天后，那个遭到诅咒的“必然”就会发生。

六十天。我决心在这段时间里用土去填埋那可憎的陷阱。我要独自一个人搬土填井。我决定孤注一掷。

—日

与 Y 先生一起喝酒时，他像画家那样故意远远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电影公司看上的就是你这绝妙的虚无主义的神态这种感觉最近很受知识分子群体的欢迎。”

“看上去有那么与众不同吗？”

“嗯，你的长相很有特点。”

这些日子里，我也常听到电影公司的那些人说过类似的话，大概他们打算把我这张“脸”当作电影的卖点。耳根子软、听信电影宣传的观众们一定会特别注意井野良吉这张脸，尽管我只能算是一个舞台剧新人。

如此一来，那个“必然性”又将成倍增长了。

—日

我从上锁的抽屉里拿出很久没有动过的茶色信封。八封信的背面都印着同样的铅字——×× 侦探社 ×× 分社。这些信一年一封，八年一共八封，内容是针对同一个人的调查报告。从八年前开始，虽然生活贫苦，但我还是每年支付高额的费用来获取这些报告。我从日期最早的那只信封中抽出信来。这是八年前，也就是昭